

## 我作为少年士兵入队特殊部队的记忆

本市居民 匿名，94岁

我于1944年8月接受了征兵检查，并于1944年12月上了战场。我们的步兵训练原本持续三个月，被缩短为15天，来自千叶、埼玉、东京、神奈川和山梨的300人从舞鹤港乘船前往朝鲜的釜山。我们从舞鹤港乘船前往朝鲜的釜山。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釜山乘坐货物列车到南京，之后他们接受了军医的培训。训练期间，我受到了体罚，比如说如果不整齐就被罚站成两排，被罚在对面打耳光，很辛苦。我加入了一个培养细菌（霍乱、瘟疫、地方病和传染病等）的特殊单位。我自己觉得可怕的就是，我们试验培养霍乱细菌并将其从长江上游冲走。当时，我们吃的蔬菜必须从相当远的地方运来，但它们沾满了霍乱细菌，我们大约有一个星期不能吃到正常的食物。当我加入部队时，物资短缺，没有什么大武器，似乎这场战争在政府上层人士之间已经被称为失败。从1945年7月起，正在进行销毁证据的工作，包括炸毁设施。当战争结束时，由于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，我们返回日本的时间被推迟一个月仍然被迫销毁证据。19名被作为研究材料关押的中国人、满洲人（朝鲜人）和俄罗斯人被注射了氰化物到他们的静脉中，然后任其死亡。注射是由医生进行的，但被消灭的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他们发狂地试图抬起整个平台，他们的手和脚被绑在上面，所以我们一些男兵不得不爬到上面，把他们按住。这对我们来说太难了，所以我们直接给他们的心脏注射了一针，他们立刻安静下来，然后死去。我们这些男兵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把那些死人放在窑里烧掉，直到他们化为灰烬。我们每天最多只能烧掉两个，这是工作中最很辛苦也最困难

的部分。被腐蚀的人的气味非常难闻，我们好几天都不能吃东西。我们还不得不挖出那些在以前的研究中死亡和被埋葬的人，并将他们烧成灰烬以销毁证据。10米见方的范围内有30人，总共有150人被埋葬在五个地方。有时，我们被要求把所有被挖出来的骨头摆出来，由医生检查，并被告知如果在应该有骨头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骨头，再次寻找它。最后，工作没有在最后期限前完成，所以它们被砸成碎片，以便无法识别，并被冲入长江。

我们终于回国了，但是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被毛泽东的人破坏了，所以我们坐船下到了上海。没有从上海出发的日本船，所以他们乘坐美国的Ever船到神奈川的浦贺。当我到达时，我们一个星期都被不允许下船，因为我们要被检查我们是否有传染病。我们终于下船后还要带到山上，被隔离了。

当我回到家时，我不被允许谈论在单位发生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仍然不知道我被允许讲多少。我被没收了所有的照片和当时的一切，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谁在那里，但在我回国30年后，一个战友协会成立了。我们每年都有一次聚会，但我们很少谈及那些日子。唯一发生的事情是，每个人都应该在那艘返回的船上，有人说：“你看到XXX了吗？”我们曾经谈论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下来，说：“我没有看到他”。他们被杀是为了毁灭证据，还是因为绝望而自杀？